

## 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熙朝快史 第十回 擒雙酋馬賊立功 除三害蠻夷率服

話說陝甘總督保了黼清，黼清聽了自然更加感激，奮勉圖報知己了。如今不說別的，且說黼清率領大兵，離了西寧府城向西南，一路迤邐而來。沿路百姓知道康知府帶兵，都扶老攜幼來看，有的焚香膜拜，有的載酒遠迎。黼清號令嚴明，秋毫無犯，營官兵了都恪守規矩。黼清渡過黃河，將近貴德地界，但見萬山叢疊，人煙稀少。黼清便傳令佔據險要，扎住大營，一面派了蔣知方帶領三百步兵，往山中捕搜餘匪，一面知會貴德廳地方官，調兵會捕。卻說回匪頭領噶格哩嗎，探聽官兵來捕，便先期聚集羽黨搶劫糧食，埋伏山中。知方會齊營兵入山，搜捕了兩日，不見蹤影。一日，又帶了三百弓箭手，扮作獵戶模樣，或十餘人一班，或二十餘人一班，分往各山打獵。有一個營哨追逐一個野豬到內山，遇見一個人，知是回匪細作，設計賺了出來。解到大營裡，來見康統領黼清。問了幾回，那細作不敢隱瞞，只得說道：「噶格哩嗎因糧食不足，躲在後山，不敢出來。前日探聽得西寧縣餉銀到來，已從後山出去，約會在黃河邊搶劫。」

黼清聽說，就叫齊嵩帶子一千人，先去黃河邊接應軍餉，一面就派知方從後山搜捕巢穴。

齊嵩領命，便星夜動身。走了兩日，到黃河邊，恰好接著解糧官，就保護軍餉，一路回來。噶格哩嗎正要搶劫，打聽有大兵接應，知已準備，不敢動手，便也回到山中來。剛剛上山，山腰裡見有木石堆塞去路，噶格哩嗎防有伏兵，忙叫退下山來，只聽得一聲號炮，箭如雨發，卻不見一個兵。噶格哩嗎冒箭下山，已折了許多人馬。原來知方搜捕著剿穴，不見一人，正要下山，忽探子報得噶格哩嗎回山，知方自度只有三百餘人，不能抵敵，便伏在山旁，等回匪到得半山，放箭過來。噶格哩嗎不知有多少伏兵，便丟了後山，奔到前山，又接著黼清巡哨兵，打了一仗。當下噶格哩嗎率領人馬二萬餘人，便在前山要路上扎住營寨。

卻說噶格哩嗎才略本極平常，見康統領到來，早想歸降，無奈他有個母親喀氏，足智多謀，極善用兵，當下占住要隘，就這山勢築成土壘，堅守不出。雖不敢來打劫，大營官軍也沒奈何。一日晚上，黼清在營中秉燭看書，忽聽後營馬槽內有人聲，又聽得高喊道：「不要放走！」正要出帳問時，見有七八個兵押了一個人到帳前來。黼清看那人生得短小精悍，形如猴兒，即時升帳問那人：「你來做什麼？是否替回子做奸細？」那人答道：「小人向日販馬為生，如今流落江湖，聞得大人營中有匹名馬叫做玉驄，特來盜馬，那裡肯替回子做奸細？」黼清便問道：「你在營門混闖進來，還是從牆上下來的？」那人供說：

「小人能飛簷走壁，是從黃牆上進來的。」黼清道：「你姓名叫什麼？」那人道：「小人姓苟，沒有名字，江湖上都叫小人做苟大官。」黼清想了一想，說道：「吾不殺你，你肯在這裡當差麼？」那人躊躇了一會，說道：「大人恩典，既饒了小人，小人情願效勞。」黼清聽說，便叫解了綁，留在差房聽候差遣。

齊嵩聽了，忙上來稟稱道：「這是外人，來做奸細，也未可知，大人須仔細些。」黼清笑道：「你放心，不妨，吾有用處。」齊嵩只好退下。到了明日，黼清便設席請苟大官上座，親自斟酒，一杯送上去，笑道：「今日滿飲這杯酒，這件大功都在你身上。乾了回來，重重謝你。」苟大官忙起身接了這杯酒，也不謙讓，一喝盡了。黼清再叫營兵牽那匹玉驄馬來，換上鞍轡，對他說道：「你要這馬，我就賞給你。只是今日你先去取那回嫵喀氏的頭來，我就將這馬賞你騎去。」苟大官見那匹馬高大無異尋常，只是氣勢軒昂，不可逼視，尤妙在渾身上下無根雜毛，遠遠好像一匹白練，果真一匹名馬。苟大官看了這馬，心下大喜，便道：「小人今夜便去，明日報命。」黼清道：「帶多少人去？」

苟大官道：「帶了人不便，只是我一人去。」黼清聽說，笑拍大官的肩說道：「壯士，吾能識你，你快去了回來，吾在營門外等你。」大官領命去了。

齊嵩等不免冷笑說道：「這去還望他回來麼？」黼清也不理會。

卻說苟大官辭了黼清，渾身穿著一色黑衣，背了一口寶刀，離了大營，逕奔回匪大營來。那時節正當十一月三十日，北風淒骨，四下同雲，黑黯黯滿布山坳。到得那邊，已是黃昏時候，苟大官先到回營左近山上瞭望一過，沿山土壘約莫有一丈餘高，營外刀門森嚴，旌旗招揚。苟大官挨到三更時分，躲在土壘邊，聳身一躍，躍在牆上，向裡一望，見兩個巡夜的剛剛走過。苟大官沿牆跟過去，到得空閒地方，一溜煙下來，一個一刀，將兩個巡夜兵殺死。忙即躍過裡牆，向下一望，見裡面營帳內燈光燦亮，帳外寂無一人。就再聳身下得牆來，已是四更時分，聽得外面打鼓，苟大官偷到帳前，只見一個年老婦人在燈下看書，旁邊站著一人，知是噶格哩嗎母子。苟大官仍不出聲，仍是一溜煙跑了進來，站在那婦人跟前。那喀氏抬頭一看，見了苟大官，猛吃了一驚，只問得：「你作什麼？」噶格哩嗎待要喊人，驚呆得也不出聲，只見得地下一道光，那苟大官一把寶刀，插入地中足有一尺深，便道：「聲張起來，立時殺卻！」喀氏兩個嚇得跪在地上，低聲軟求。苟大官只不做聲，忙將大繩解下，將他兩個縛在一處，背在背上，說道：「跟我出去，出一聲，立刻擲死。」苟大官背了兩人，仍舊從牆上出來，出得營外，並沒有一人知覺。比及天明到大營，康統領已率齊嵩等排隊迎接，合營的兵歡聲雷動，個個詫異道奇。到得巳正，黼清傳令，便將兩人梟首。

卻說回營內，到天明不見了主帥，正在慌忙擾亂，忽探聽得大營外懸有兩個人頭號令，方才明白。那時即有回營偽將托脫阿，忙將噶格哩嗎的子女兩人綁縛了，到大營前乞降。康統領想元惡已經授首，餘黨自宜解散，也就准了。擇日班師，帶了苟大官回省，從優保舉。不料到得省城，苟大官忽來辭行，黼清笑道：「你這大功尚未保舉，如何便去？難道吾怠慢你了？」

苟大官道：「蒙大人如此抬舉，豈有不知恩的？只是小人散慢慣的，做了官倒要拘束起來，是以不願做官。」黼清道：「你既不願做官，就在吾營中當個差使也好。」苟大官道：「小人在營中也要守營中規矩，還是去的好。」黼清道：「你去做什麼？」

苟大官道：「也沒有去處，不過仍舊在江湖上，胡亂糊這口過去，倒好自在些。」黼清初尚堅留，見他執意不肯，不好勉強，只得賞了他些衣服、銀兩，並給他保了守備職銜。苟大官收拾行李，並那匹馬，拜謝而去。黼清歎息不已。齊嵩笑道：「人說賊骨頭，這苟大官的骨頭想來自生成的。不要做官，倒愛做賊呢！」黼清道：「這也是天地間的奇士，你不要小覷他。他的本領咱們倒不及呢。」

閒話慢題，且說黼清回到省中，見了湯總督，湯總督自然十分嘉獎，一面專折奏聞，一面飭康黼清進京引見。引見後奉旨甘肅西寧府知府。康濟時著開缺以四品京堂候補，不到一月，甘肅藩司孫傳煦出缺，朝命簡放了康濟時。到任後，回部聽了更加懾伏，從此邊疆無事，百姓安居樂業。總督湯公因病懇請開缺，專折密薦康濟時。自代不到一年，黼清又升授了陝西巡撫。到任後，想到朱喞所送的畫圖明教我做這三年事，現在當了封疆重任，當為國家興利除弊，當下想定主見，就做了一個折子，疏請將前奏十二條恩准施行，又謂洋煙雖禁，不絕其源，終留其害，因復疏請朝廷特派重臣與英主會議，永禁鴉片，不許來華。並出告示，嚴禁中國婦女纏足。告示一道錄後太子太保克勇巴圖魯陝西巡撫部院康：

嚴禁婦女纏足，剴切曉諭事照。得天地生人，自能運動。

父母遺體，不敢毀傷，未有以天地生人為不足而加以矯揉，以父母遺體為不佳而妄為戕賊。如世俗之所謂纏足者也，溯自陶唐，迄於秦漢，遺風雖渺，此俗未行。吳宮西子，僅傳步艱之廊；齊國潘妃，始創生蓮之步。降及唐宋，踵事增華。馴至元明，日新月盛，遂使纏足者吞聲飲泣。及時之花樣頻翻，比巧爭妍，隔巷之新妝並門。當於沿途所見，深知苦況難堪。最可憐者，小家碧玉，汲水則躑躅河頭；最可恨者，富室明珠，下車即彷徨道左。長者肩扶，少者背負，莫不面容憔悴，行步遲回，傷心慘目，有如是耶！悖理違天，至斯極矣！嗚呼！噫嘻！

道非蜀郡，空悲行路之難，世無長房，安得縮地之術？本部院忝膺疆寄，下察民情，何忍旁觀，不為援手？纏足之說，約有不可解者三，亟宜改者二，其在生成殘廢，若宋孟紱之不良於行，報復仇仇，若齊鮑莊之不能自衛，猶可說也，猶可原也。

凡爾小民自作之孽，在己何疾，與人何仇？則不可解者，此其一。又如青樓妓館猶曰獻媚以取憐世族大家，乃亦效顰而不愧，截筋斷骨咸以為美觀，伐體傷身自以為得計，則不可解者，此其二也。若繫足以敬強暴，未聞以零丁弱質，用此羈縻則足以討奸回，何竟以清白良民同斯慘酷，將謂保全節操維繫之？使無外心，而濮上之淫風愈熾，將謂整飭，綱常束縛之，使甘雌伏而閨中之悍婦仍多，則不可解者，此其三。況乎男子久服旗裝，婦女猶仍故態，非情也。老者勢難追咎，幼者若再效尤，非法也。凡此弊端二則，亟宜更張，外擬約法八條，以敬玩愒，藉以養中和之氣，塞乘戾之門，洗數百年莫白之冤，造億萬百姓無疆之福。世間有極誣罔之事，敬告諸司天下無不慈愛之親，咸聆此諭，除通飭閩屬府廳州縣，一體出示曉諭外，為此示，仰閩屬官紳商民人等，一體知悉，凜遵無違，切切！特示。

計開章程八條：

一自本年某月起，著各府州縣查明戶口若干，趕造冊籍，填明女口年幾歲，不准聽其浮開。限半年錄報，其有生死者，亦隨時報地方官，加減另造副冊，存於原轄地方備查。

一女自十歲以內，無論足之已躄，均著即嚴禁不准纏足，如違查出，家長杖四十，願贖者，納銀百兩充公。

一女自十歲以上，筋骨已老，難於復原，不復苛責，其有自願放足者，聽。

一娼妓之家，如有逼迫纏足、敲撲等事，一經察出，照以上例加一，鄰居知情不報者，減一等議罰。

一旗裝女用木屐。我朝禮制，自宜遵守，倘有木屐，以為不便者，著准其如不纏足者，一例著鞋，以示體恤。

一無論仕宦紳士之家，均照以上例辦理。蓋此等人家尤鄉黨，所觀聽更宜恪守此例，以為斯民倡，勿得霸持，致乾咎戾。

以上七條，皆為體恤民情起見，須知纏足者有損無益，有苦無甘，各宜激發天良，成斯美政。識字者隨時講解，使婦女聞之，勿慕虛名，而受實禍，尤為功德無量。

這張告示一經貼出，人人見了歡喜稱贊。正是：

宣德抒情，法良意美。同享太平，萬民稱快。

那時通商的各國，也都懾服康巡撫威名，都有來投效的。